

# 四国演义

## 兰陵王之怒

韩小  
博著

梁主妙计三国乱

兰陵入阵天下扬

II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# 四国演义

兰陵王之怒

韩小博著

II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四国演义. II, 兰陵王之怒 / 韩小博著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2019.4

ISBN 978-7-5078-4433-7

I. ①四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9）第048026号

## 四国演义 II 兰陵王之怒

---

著 者 韩小博

策 划 张娟平

责任编辑 笄学婧

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

责任校对 张 娜

---

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[010-83139469 010-83139489 (传真)]
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

邮编: 100055

网 址 [www.chirp.com.cn](http://www.chirp.com.cn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天津市新科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250千字

印 张 20

版 次 2019年4月 北京第一版

印 次 2019年4月 第一次印刷

定 价 42.00元

---

CRJ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[www.chirp.cn](http://www.chirp.cn)

版权所有  
盗版必究

562年的四月，浑浊了上千年的黄河下游青州段突然变得清澈无比。古人认为，黄河澄清，大海风平浪静，乃是天下太平、国家昌盛的象征，谓之“河清海晏”。于是，北齐皇帝高湛就将年号“太宁”改为“河清”。

然而这时的天下毫无河清海晏可言——长江以北，西为北周，东为北齐；长江以南则为陈国一家所有，加上三国夹缝中艰难求生的西梁，天下一分为四。所以这一年分别是北周的保定二年、北齐的河清元年、南陈的天嘉三年，以及西梁的天保元年。

天下大乱在外，四国内部同样各有纷争。

北周尾大不掉。其朝廷实行六官制，由天官大冢宰、地官大司徒、春官大宗伯、夏官大司马、秋官大司寇、冬官大司空总领国事。六官中，大冢宰宇文护大权独揽，任人唯亲，大肆培植个人势力，意欲取代年轻的堂弟、天子宇文邕。

北齐原本牝鸡司晨——太后娄昭君出身怀朔勋贵，背后有怀朔集团的鼎力支持，强势控制着北齐的一切内务。但黄河变清的当月，她因心痛旧疾复发，撒手西去，留下了小儿子高湛独撑帝国。于是形势陡然变成了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——高湛无力弹压怀朔勋贵，自身又品行不端，没有威望，只能火速提拔身边的恩幸势力占据高位，堂堂的朝堂一时被一群小丑所占据。

南陈鹬蚌相争。割据东阳、闽州的军阀留异、陈宝应相继起兵，与陈文帝陈蒨公然开战。陈文帝对外姓之人失望的同时，更加倚重自己的亲兄弟安成王陈顼，将其提拔为门下省、中书省的一把手侍中和中书监，执掌中枢大权。陈蒨体弱多病，长子陈伯宗刚满八岁，陈国的众臣因而对陈蒨的身后之事倍感不安。

西梁黄雀在后。皇帝萧詧坐拥江陵周围的弹丸之地，在周、齐、陈三大国的指缝中艰难求生了一年，正值壮年便不堪重压，驾鹤仙去，留下年轻的儿子萧岿独自面对。萧岿历经磨难终于赶走了觊觎西梁国土的齐、陈两国，坐上了皇位，却被宗主国北周的当家人宇文护百般刁难，妄图迫使他退位，交出国土。退则亡国，进则灭身，萧岿自坐上龙椅的那天起，每天都在劫难中求取余生。

四个国家，四种烦恼，共同组成了一幅动物世界般的弱肉强食画面。在煎熬与纷争中，历史的车轮前进到了563年，一个偶然的事件让黄雀、螳螂、夏蝉的命运发生了逆转……



# 目录

## 第一章 西梁群臣毆特使 萧岩负荆未央宫 /001

先祖萧何为大汉国都长安设计的“安门”，样式名曰“五凤楼”，希冀五凤齐临，祥聚天下，国泰民安。时过境迁，一统天下的大汉王朝早已不复存在，换成了这群英雄逐鹿的大争之世。

## 第二章 反客为主斗萨保 梁侯巧做月下老 /019

宇文护针尖般的瞳仁微微一收，锋芒尽露：“毆打特使也叫马首是瞻？拒绝圣命也敢妄称竭尽所能？我看你们举国全是乱臣贼子，臣子当杀，国主当废！”

## 第三章 两帝相泣思明帝 漠北牙帐巧周旋 /040

陛下释放这十万离乡之人归故土，是为慈；不加百姓税赋，不动国库分毫，筹得万金军费，是为俭；兑现先帝之诺，取信于天下，是为信。有此三德加身，何愁天下不归一于陛下？

## 第四章 长恭长跪救兄长 西梁帝后再相逢 /059

至亲所在，便是家，无论孤舟郊野；挚爱之怀，便是鹊桥，无论今夕何夕……

## 第五章 梁主妙计赠奴奴 长恭金殿舞红装 /082

恩师读书万卷，当知最敢拼命的不是一无所有的人，而是由应有尽有行将一无所有的人。

## 第六章 安都庆生借帝宅 萧岿夜访冢宰府 /100

当年，高长恭的爷爷高欢在玉壁之战中兵败如山倒，军队眼看要作鸟兽散。是斛律金用一曲《敕勒歌》让众人冷却的血脉重新沸腾，让熄灭的斗志重新燃起，最终让齐军安然回到了晋阳，也让大胜的北周止步于汾河川一线。

## 第七章 萧岿挡灾不破财 北齐惶恐乱分寸 /125

三皇无为，五帝有事，以无为之法，垂拱而治可以成为贤君，以有事之法，日理万机亦可成为贤君。所以怎么治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。

## 第八章 萨保巧摆迷魂阵 梁帝梁后相决绝 /144

当年叔父宇文泰在世时，就称赞他虽不是破敌万千的将才，却是运筹决策的帅才。所以每次打仗都是让于谨、达奚武这些人冲锋陷阵，唯独把他留于中军帷幄，与自己一起统筹全局。

## 第九章 擒于虎啸武川口 雪弹碾压陞岭关 /164

王者，天下之主，万民之宰，四海之首。传说只有定鼎四方之人，方能有此惊世骇俗的掌纹，谓之“王业之手”。难道父皇临终前所说的谶语“一统四海者，必是四海大姓”，指的不是我兰陵萧氏，而是他弘农杨氏？

## 第十章 高湛惊惧弃国都 长恭临危挽狂澜 /182

我是高家的子孙，晋阳在，高家在，晋阳失，我必无处安身。如果晋阳在我手中丢了，我便以死向列祖列宗赔罪！

## 第十一章 杨忠妙计斩龙首 兰陵郡王显神威 /206

他并未想到，正是他今日这一存有私心的善举，使得多年后他与新生的大隋王朝结下了善缘，从而使兰陵萧氏在经历了二百多年的乱世磨难后，迎来了隋唐两朝宰相辈出的盛景。

## 第十二章 齐军绝地大反击 山雨欲来长安城 /229

家事一时无解，他便将精力放到了国事上。他曾在去年答应留在长安的庾信、殷不害等客臣，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江南，恰在此时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摆在了他的眼前。

## 第十三章 北齐百姓得大赦 萨保兴兵再东征 /246

宇文护如果兴重兵，最后却吃败仗，隐忍已久的赵贵、侯莫陈崇就会奋力反击。不管谁最终胜出，也不管是六官制恢复原状，还是彻底瓦解，北周都将元气大伤。



## 第十四章 兰陵入阵天下扬 三官决战未央宫 /272

他来长安之前，绝没想到看似庸庸碌碌的宇文邕，竟然暗中织罗了一张包括杨坚、李晒等年轻一辈才俊和达奚武等政坛老手在内的庞大势力网。这不是简单的心机，而是超越常人的实力所致。

004

四国演义  
II  
兰陵王之怒



## 第一章

### 西梁群臣毆特使 萧岿负荆未央宫



001

第一章  
西梁群臣毆特使  
萧岿负荆未央宫

盛夏的太阳又毒又辣，仿佛烈性的毒酒下肚，让人多活一瞬都嫌腻味。

但来自长安的圣旨比太阳还毒，字字带刀，正凌迟着萧岿的心。

身为西梁的皇帝，却要穿着天子冕服，率领文武百官接另一国——北周皇帝的圣旨，这对萧岿来说本就是奇耻大辱，即便他可以站着接旨。

更让他气愤的是圣旨正文的第一句就是：西梁藩属，负恩小国，兰陵萧氏，鸱鸟生翼。传说中鸱鸟十分不孝，母育其长大，生出翅膀后啄母眼睛而去。而且萧、鸱同音，用这样的字眼儿哪是对一国之君，分明是老子训斥儿子！

最让萧岿无法容忍的是兰陵萧氏乃四海大姓、天下一等豪门，从汉朝开国宰相萧何起，历经二十几代人的厚积，才薄发而出，先后创立了南齐、南梁、西梁三国。三代出一个贵族，十代出一个皇族，这样一个高贵的姓氏举族被骂为忘恩负义的小人，让面如玉色的萧岿脸色不免有些狰狞，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，且由于

皇冠前缀的流帘的遮挡，不为人所察觉。

在他身前的御阶之上，一个脸、鼻子、人都奇长，有着面相学上所谓“三诈”脸面目的中年人正无视西梁君臣的愤怒，继续宣读着诏令。他就是北周特使、大冢宰宇文护的心腹吕思明。

只听他代表北周天子宇文邕痛骂了西梁一通后，才道明来意——北周决定兴兵东征，攻打黄河东面的老对手北齐。打仗打的是兵丁，北周计划派兵三十万，目前尚有十万人的缺口，所以勒令萧岿在本国募集十万大军，一个月为限，随时听候调遣。

“……钦此。”宣读完圣旨，吕思明将圣旨折好，示意萧岿及众臣接旨。

钦此意为天子亲自写完了，但萧岿知道，这份圣旨绝不是宇文邕所写，更不是他的意思，而是北周真正的主宰、权臣宇文护的意思！

于是吕思明看到了令他愤怒的一幕：萧岿原地不动，孤傲如苍松，他的大臣们亦是纹丝不动，且个个昂首挺胸，毫无畏惧可言。

“尔等想抗旨吗？”吕思明目光狠戾了起来。

萧岿淡淡道：“当然不是，只是接了旨，也无法执行。”

“为何？”吕思明的口气更像是天子。

“我西梁国小民寡，诸郡人口加起来不过二十三万。扣除一半的女人，即便是算上老弱男丁，也凑不齐这浩浩十万之众！”

尚书令蔡大宝、中书监刘盈、五兵尚书王操等西梁高官也纷纷发声，指出这道圣旨乃是强人所难。

“贵国国都江陵乃通都大邑、四方通衢，长沙、武陵等郡民富地广，依我看凑足十万人绰绰有余。”吕思明寸步不让。

蔡大宝据理力争，言明江陵九年前被北周迁走十万百姓，所谓的通都大邑早已名存实亡。西梁地处北周、北齐、南陈三国的

夹缝之中，四战之地，无险可守，多年来饱受战火摧残，所谓民富地广早已沦为地广人稀。

吕思明狭长的脸上陡然蹿起一团火，大步经过萧焜，来到蔡大宝等跪坐的百官中间，戟指众人道：“圣旨上果然说得没错，尔等皆是负恩小人！有你们这些人在，西梁岂能不沦为负恩小国？”

骂人可以，辱国则如同把祖宗、亲戚、儿女通通羞辱了一番。蔡大宝等人顾不得什么宗主、藩国之礼，纷纷起身要与吕思明争辩。这厮却突然转到萧焜身前，亮出了宇文护给他预备的屠刀。

“陛下非亡国之君，但你的臣子皆为亡国之臣。既然他们不愿配合大周东征，那我就把他们全部迁往长安，给我大周的贤君良臣为奴为仆！”

萧焜眼前原本静止的疏帘霎时晃动起来，朱、白、苍、黄、玄五色玉珠乱撞一气，几欲滚落。如果所有大臣被带走，岂不朝堂一空，国将不国？

蔡大宝等人更是惊怒交加。就在九年前，宇文氏大军攻破时为南梁国都的江陵，将城中百官、名士、名医、名家统统掳走，不从者就地斩杀，顺从者中年老体弱者病死途中的不胜枚举。如此暴行，他们还要重演一次，实属可恶！

“或者，如果陛下于心不忍，那就让出帝位，我大周自会派一位严刑峻法的明君前来，好好调教一下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何为知恩图报、天命当遵。”吕思明终于图穷匕见。

“特使是要朕做亡国之君吗？”

索要兵马是假，索要皇位是真，萧焜虽然后知后觉，但并无意外。但意外的是六部尚书中最年轻的起部尚书岑善方竟然上前，一把揪住吕思明的衣领，当堂大吼起来。

“什么叫忘恩负义？贵国掳走我十万同胞，让千家万户生离至今，难道是恩？江陵城本为荆襄之首，被尔等一分为二，只留东城与我建都，难道是恩……”

岑善方虽然现居文职，但曾经攻城略地的他腕力惊人，吕思明用尽全力也未能挣脱，只能向身后的几名北周侍卫求救。

孰料那四五个侍卫刚一抬腿，尹正、马武等几名大将就冲上去，将其掀翻在地，予以制服。

“还有，去岁不是我们军民合力抵抗北齐、南陈，你们的襄阳早就丢了！”中书舍人甄玄成也加入了声讨的行列。

去年的江陵之战中，他在为守军运送饭食时，胸部曾中过一箭，至今说话还有些气短。

一时间，几乎所有的大臣都围了上来，找吕思明理论。但即便众人唾沫飞溅，也只喷满了吕思明的半张脸，因为他的脸实在是太长了！

吕思明仗着自己是特使，大声回击道：“些许苦劳，也敢邀功？我看你们都活腻味了，再敢咆哮，我就地取了尔等的狗头！”

这下一个人爆发了，他就是度支尚书傅准。去年江陵被围，他为了诱骗北齐人上当，连身陷北齐境内的亲弟弟都牺牲了。如此大的付出，却被说成是“些许功劳”，他岂能不恼怒？

不过文人之怒和武人之怒不一样，后者惯于靠拳头发泄，前者惯于靠舌头发泄。傅准原本是计划舌战到底的，但吕思明此獠明摆着不想讲道理。泥人尚有三分土性，何况堂堂七尺男儿！

气急之下，傅准不知哪儿来的邪气，竟然冲上去一口咬住吕思明的脸，任凭后者喊破了喉咙，也不见他松口。

“再不松口，我夷你三族！”吕思明恶狠狠地喊道。

弟弟就属三族之内，这让傅准彻底爆发了，上下牙齿一使劲，硬生生连皮带肉咬下来一块！

吕思明痛得一声惨叫，几欲昏厥。然而傅准一口啐掉脸肉后，并没收手，反而抡拳朝着吕思明就是一顿猛砸。

吕思明这下不敢嘴硬了，怒吼成了哀号，连声向傅准求饶。看到此獠瞬间变成了丧家犬，甄玄成、岑善方受傅准感染，竟然也上前拳脚相加起来。其他官员原本还顾及斯文，见几人打得如此解气，也加入了群殴者的行列。

金碧辉煌、雕梁画栋的皇宫大殿顿时去了庄严感，喊打声、叫骂声和哀求声充斥其间，如同这是一间被砸场子的高级赌坊。

眼看再这样下去就要出人命，大殿正中的御阶之上突然传来一声清亮无比的暴喝——住手！否则就别做我西梁之臣！

言罢，再无重复。

后加入的大臣们先住了手，然后他们又拼命拉住了岑善方、傅准等人。御阶之上，萧焜目中生电，以从未有过的冷峻怒视着众人。

“君子是天地的法度，尔等身为臣子，知法犯法，御前失仪，如何做这天地间的法度？”

萧焜冷冷地扫过众人，有人为了放开手脚，脱去了朝服，有人想插进人群，被踩掉了棉袜……当然，最惨的还是吕思明，满脸血污不说，发髻还被扯成了鸟窝，官服被扯成了破布，龟缩在地上连哀号的力气都没了，只有一阵阵的呻吟。

被萧焜痛斥了一番，西梁众臣也冷静了些许——殴打宗主国特使，这可是夷三族的大罪！

趁他们恢复了一些理智，萧焜示意未参与群殴的蔡大宝派人将吕思明抬起来，送往驿馆将养，并安排太医随行前往诊治。

虽然现在只剩下呻吟的力气，但抬出大殿的一刻，萧焜分明从吕思明的眼中看到了无穷的恨意。

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了！

吕思明是宇文护的第一心腹，宇文护又是北周的实际统治者，此獠的意志某种程度上就等于北周的意志。这样一个实权人物在大庭广众之下，被咬破了脸面，那不就等于咬破了北周的脸面吗？

傅准想到此，立即从地上捡起被挤掉的进贤冠，重新戴好后跪倒在地，郑重地向萧岿请罪：“今日之事全因罪臣而起，我这条命，还有全家上下三十八条命，全部交给陛下了，但凭发落！”

岑善方也在旁边跪下，并奉上全家人的性命，请求与傅准一同受过。随后，其他官员不管有没有参与斗殴，也全部跪于御阶之下，请求萧岿发落。

萧岿定定地注视着殿中跪得满满当当的百官，半天才开口：“诸公无罪，都起来吧。”

众人以为他是说气话，全都一动不动。

“真正的罪过都在朕一人身上！”萧岿叹气道，“国有三罪：主弱臣强，大权旁落，此罪一也；天子昏聩，宠幸奸佞，此罪二也；弱国居富土，小国居要冲，此罪三也。我西梁罪在其三，所以才招来宇文护的觊觎，此乃国君之罪，诸公不过是仗义执言，打抱不平，何罪之有？”

萧岿一席话说得众人老泪纵横，更加自责。

傅准已抱定了必死的决心，便问：“如果陛下不惩罚我，如何过宇文护那关？还请速速取走这颗人头！”

“朕自会去长安请罪。朕走之后，望诸公齐心戮力，守土卫国，了却朕的后顾之忧。”萧岿的声音一如往常，但眼神却无比坚定。

从来只有臣子替国君受过的先例，哪有国君替臣子揽罪的道理？傅准、岑善方等人恨不能把脑袋磕破，说什么也不让萧岿孤身涉险。

萧岿苦笑一声：“众卿以为留在江陵就安全了？”

话音刚落，就见殿外有内侍一路小跑来到御阶前，禀报说江陵总管崔士谦已在宫门之外，要求见驾。

崔士谦名为江陵总管，实则是北周派驻江陵的“太上皇”，占据着江陵西城，专门监督西梁朝廷的。今日特使吕思明前来宣旨，他作为当地首吏自然有责任保证其安全，所以一直在宫门外候着。刚才见吕思明横着出了宫门，当下便来兴师问罪了。

崔士谦性情酷烈，对西梁一向不善，众臣情绪不免又激动起来。

萧焜示意众人各回各司，只留下蔡大宝、刘盈、王操“西梁三巨头”在侧，然后请崔士谦上殿。

崔士谦很有宗主国大臣的自觉，穿着鞋子、腰挎佩剑、迈着小步就来到了殿中——按照君臣之礼，朝见天子要脱鞋、迈小步、卸去兵刃，除非曹操一类的权臣才能如崔士谦这般入朝不趋、剑履上殿。

崔士谦别看年过五旬，步子却迈得飞快，大有神挡杀神的架势。

坐上这皇位，每一天都是劫后余生……萧焜的耳边不禁响起了父皇的临终之言，同时攥紧了袖袍之下的拳头。

“梁侯，速速把行凶之人统统交出来！”脚步还没有停下来，崔士谦就急不可耐地逼迫萧焜这个一国之君下令。

见他如此不敬，执掌兵权的王操便要出列，萧焜及时阻止了自己的这位舅爷。

作为“行凶之人”的主子，萧焜并没有躬身赔礼，而是继续端坐于龙椅之上，连声音都如往常一样洋洋盈耳。

“我国没有行凶之人，只有仗义执言、仗拳直谏之臣，使君来错了地方吧？”

崔士谦顿时怒目切齿，戟指萧焜：“食宗主国特使之肉也叫仗义执言？下一次是不是要啖其血、啃其骨了？”



崔士谦满以为辩才无双的萧岿会与他逞口舌之快，如此他就不与其废话，直接发信号调动西城的大军前来抓人。没想到人家却来了着儿单刀直入——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使君想让贵国保有这强秦之势，还是丢了荆襄、巴蜀之地，滚回关中？

崔士谦愣住了，现在的北周占据关中、巴蜀、荆襄之地，其中关中为进退之本，巴蜀为钱粮之源，荆襄为东进、南下之基，一如攻灭六国前的秦国。此乃一统天下之资，怎可轻言失去？

“梁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巴蜀、荆襄为南朝宋、齐、梁三代所有百余年，贵国得到巴蜀不过十年，占据荆襄不过九年，根基不稳。如今的南陈早有收复两地之意，他们一旦打下我江陵，就可沿长江逆流而上，北攻襄阳，西入巴蜀，你说这江陵是不是不能丢？”

的确如此！崔士谦心中暗忖，长江下游全为南陈所有，江陵地处长江之中，如同一个塞子，堵住了南陈西进的道路，所以万万不能有失！

但他面上还是继续问罪：“江陵丢不丢和惩办恶徒有什么关系？”

见他已入彀中，萧岿便道：“当然有关系！想必圣旨的内容你是知道的，大冢宰宇文护无非是想逼朕让出这西梁皇位，但民心不可违，吕思明被毆就是民心之表现。如果大家宰非要强迫，朕丢了皇位是小，但西梁军民愤而抗之，给南陈造成可乘之机可就严重了！”

崔士谦心中不免有些打鼓，这西梁建国不过九年，南陈立国刚刚六年，二者之前同为南梁一家之地，不仅百姓沾亲带故，官员更是互为同袍、旧友、师生，可谓藕断丝连。一旦西梁人被逼急了，拿国土投献南陈是必然的，毕竟在他们心中南陈是分家的兄弟，北周是巧取豪夺的恶邻。